吟遊詩人與搖滾樂團



Come gather'round people
where-ever you roam
and admit that the
waters around you have grown
and accept it that
soon you'll be drenched
to the bone,
if your time to you
is worth savin'
then you better start swimmin'
or you'll sink like a stone,
for the times they are a-changin'.

~~ *by Bob Dylan* ~~

• 林兆乾 •

靈性與感性是人類最崇高、最永恒、最濃郁的本質，憑此一不朽的秉賦，源遠流長，悠悠不斷，由是；一望無際的人類荒田被灌溉起來。音樂、文學、詩歌、戲劇、圖繪等，無可諱言，自來都是人類表達性靈與情感的媒體。這些媒體如同束束的曙光，射間靛藍的鏡湖，恍躲回來，觸探了外界，映出了自己，連繫了整體。透過此等藝術的創作與感受，人類調伏了意志與現實所產生的欲望與厭倦，而使精神領域有了完滿的性質。

惟在諸多的藝術形式裏，排山掠林而來的搖滾樂，打破了傳統的格式，淋漓盡致地表達了年青一代可愛、親切、純眞、狂熱以及浪漫的共同感情與思想，周流八極，萬里不息，既而成爲這一代心靈交通的國際語言。或許在無法諒解的情況下，年長的一輩將扣槃捫燭而激斥這來勢兇猛的時代產物，形容其爲靡靡之音，甚或不登大雅的玩意。但是，無論如何，搖滾樂確是年青人從靈魂深處傾洩出來的一種"內在獨白"式的創意性音樂。它，完完全全的屬於我們——年青的一代。

經過一連串的連鎖、互換的藝術革命，搖滾樂已有了浩大的領域。可是，最重要的，我們必須掌握住搖滾的眞精神——感傷、放浪、宿命而又大無畏，絕不可一鶴一雀地將流行熱門音樂摻雜於搖滾樂中。在搖滾萌芽之際，或許歌手們的起步是相同的，惟鐘鼎山林，各有天性。一方面在唯利是圖的娛樂商們的慫恿誘惑之下，好些歌手爲了不願挨餓，只好俯首認命，在萬刼不復的情況下，變節而大量製造一堆堆充滿銅臭的商業音樂。另一方面，又不知有多少歌手因潛力不足，後繼無力，無法力奔上游，只好一味守舊而不能創新，靈氣逐漸消失，終流於鄙俗。因此，這兒我所謂的搖滾樂；乃以搖滾精神爲大前提所界定的有內容、有深度、有靈魂，且經得起長時間考驗的一種有完整性而具價值的新藝術型態。它，絕非那種曲調通俗且缺少變化的流行熱門音樂，也非電台每天播得要人發煩的排行歌曲，更不是時下那些阿狗阿貓在電視上或演唱會上搔頭弄姿、扭腰歪臀，窮叫鬼吼的玩意兒。相信只要我們以欣賞藝術的情操，虛心一點，一定可以感覺到，那些流行熱門音樂，若不是曲調和諧得要人起矛盾，就是充斥著淺薄的羅曼蒂克，廉價的叫喊聲以及無意義的假浪漫，再不然就是停留在舞會上的種種，那還談得上有何深度與靈魂，充其量，只能說"追流行，趕時髦"。難道你希望屬於我們年青一代的，就是這種只能適合普羅大衆的音樂嗎?!

搖滾樂固然是年青一代在高度工業文明的迫壓；在實際生活和思想；在給予和獲得不能達於平衡的狀態下，造就出來的一種可愛又可敬的超現實藝術。雖然早期的搖滾樂多陷於反叛、抗議或男歡女愛的西皮式陳述，同時曲調、詞句也較乏變化與深度，惟 The Beatles, Elvis Presley, Chuck Berry, Jerry Lee Levis 等創業英雄，實功不可沒。前臥後繼，Bob Dylan 詩人、歌手、作曲家、哲學家、預言家、幽默的諷刺家、年青一代的領袖、群衆的代言者，在美國民歌之父 Woody Guthrie 及愛爾蘭詩人 Dylan Thomas 滋潤下，浩氣凜然，披雲霧，覩青天，帶著極端憤慨的激情與淒涼的心境，挺身而出，創新風格；奔放不羈的旋律，平逸離奇的吉他，無調調兒的口琴，沉啞冷漠的嗓音，配上強烈意象發人內省的歌詞，唱出了博愛、憤怒、抗議、希望、預言、幽默、諷刺、心靈的憂愴以及內在、外在世界的美幻與荒謬，大輅推輪，將民歌帶進搖滾，既而獨創一新民歌搖滾。因爲有了他，由是搖滾樂昇華成一種文學、哲學領域的陳述，深入淺出，含意深遠。更可貴的，在他的影響下，搖滾樂又向前邁進一大步，而進入一種嚴肅的境界。博愛、同情、關切、正義、芬芳故土的熱愛以及和平的追尋成爲搖滾樂的中心目標。

不僅 Bob Dylan 一人，在同一時期，一批批搖滾歌手，各憑才氣，奮力找尋自己的風格，企盼早日脫離此一迷惘的困局，多少探索，多少博鬪，終能以其魄力與衝勁，以多種樂器，加上最佳"樂器"——人聲，用自己的方法去唱奏，直接而充分地表達了人類最原始、最自然的情感，訴說了他們對時代的關懷與批判。這些人包括有，歌詠兩性神秘的 Leonard Cohen，聲具輝澤而公然挑激 Bob Dylan 的 Gordon Lgihtfoot，旋律憂愴、寂寞且帶顫鼻音的 Neil Young，搖滾樂藝術歌曲化的 Tim Buckley 與 Cat Stevens，敏銳的諷刺哲人 Tom Paxton，老成而不世故的 Fred Neil，立足於文化舞台的 Leon Russell，聲韻強勁而酷似狗叫的 John Stewart，音質尖銳、苛薄的 George Harrison，馬克吐溫式曲意的 Mason Williams 幾乎沒有音程的 Tony Joe White 聲帶特殊的天使 Donovan 與 Stevie Winwood，跟牛仔脫不了關係的 Elton John，持盈保泰的 Van Morrison，Woody Guthrie 之子，悠遊不羈的嬉皮式青年 Arlo Guthrie，多愁善感的 Harry Nilsson，拔來報往的 James Tayor，揮汗成雨的大作曲家 Randy Newman，喉嚨沙啞且玩得一手好曼多林的 Rod Stewart，帶著濃厚南方口音的 John Prine，魔鬼式唱法的 Joe Cocker 贏得「God among British guitarists」雅號的 Eric Clapton，足使你毛骨聳然；高八度顫抖音的 Tiny Tim 以及將黃銅樂器演奏效果溶入搖滾樂的

Al Kooper等。一個個才氣橫溢的獨唱歌手，破土而出，披肝瀝膽，堅定立場，穩紮穩打，登峯造極。樂團方面，更是一鼓作氣，精益求精，不斷的新陳代謝、凌越、昇華，得天獨厚，各創派門，問鼎搖滾， Pink Floyd 的空間冥想搖滾， The Who 與Cream的重搖滾，Mothers of Invention 的達達搖滾，The Band 的民謠鄉村搖滾，Yes 與Jethro Tull 的交響搖滾，Fairport Convention 、Incredible String Band 、 Steeleye Span 與Strawbs 的英國傳統民歌搖滾， The Nitty Gritty Dirt Band的傳統鄉村搖滾，The Grateful Dead 熔合爵士、鄉村、藍調及古典而成舊金山搖滾，……，惟觀大同，萬途一轍。至今，搖滾樂無論在內容與樂曲本身已經達到了調和音樂最完美的表現方法，加上琵琶、印度琴 (Sitar) 的傳入與老莊玄理的導用，在風格上充滿著東方味道，爲東西文化交流鋪出了另一座橋樑。

最重要的，我們必須了解，今日的搖滾樂幾乎吸收並包含了人類一切精神產物，日趨撐腸拄腹，攬轡澄清之勢。搖滾樂的歌詞，無可置疑，完完全全的建立在文學與哲學的領域裏，藉著詩、寓言去描述搖滾英雄們千山萬水的經歷與體驗。演奏方面，只要是樂器，不論其爲原始或爲現代，搖滾樂手們都能將其併入演奏的行列。同時，利用今日的音響效果，適當的調配與控制，將音樂發揮到最完美的境界。益之，搖滾樂手們的摶埴索塗；熔合藍調、民謠、古典、爵士、鄉村及世界各地區的音樂而成一聯合搖滾樂，爲音樂的多向發展帶來了考驗。另外在創作性的探索與追求，也產生了搖滾歌劇，The Who 的 Tommy 以及曾引起一陣騷動的 Jesus Christ Superstar 等都是。因此，搖滾樂在戲劇上也奉獻了一份勁力與嘗試。不僅如此，現代電影裏，更少不了搖滾樂的陪襯，如 Bob Dylan 的比利小子，Donovan的催眠簫與 Brother Sun Sister Moon, Paul Simon 的畢業生，Arlo Guthrie 的愛麗絲酒店，Elton John 的小鴛鴦，Neil Young 的 Journey Through The Past，James Tayor 的 Two lane blacktop, The Jimi Hendrix Experience, Steppenwolf, Smith 與 The Byrds 合作下的迷幻騎士。事實上，搖滾樂的影響是多方面的，不僅美術方面的裝飾畫都常以搖滾樂的內容爲主題，搖滾英雄更藉繪畫以表現自己過去的經歷與緬懷，色彩與線條爲他們豐富的幻想力描繪出另一特殊的風采。很顯然的，由於深度的飄逸與遞增，歌詞的詩意增高，樂譜的受容力益廣，樂器的電子化以及各種藝術的需要，搖滾樂已成爲七十年代；令人歌誦，令人著迷且深具魅力與啓發性的一種不可異議的、傳奇的新藝術形式。

Donovan Leitch

追風——變



all is not as it would seem
nothing ever remains the same
change is life's characteristic
bend and flow and play the game
loose your chain

假如Donovan 能原諒我的直言，我將要說：Donovan 不再是位天眞的詩人，他已打破了慣常的風格——多采多姿的奇境創造者。他醒了，他咆哮了，他發抖了，他已成了個完完全全的Francois Rabelais（法國著名諷刺作家）。

他的作品大概可分爲前期與後期，在前期作品裏大都趨於民歌風，但他絕非一般的民謠歌手，因爲他在作曲方面的才華確是高人一等，再加以聲音上的特殊——柔美、甜蜜、溫馨、純潔、流暢以及樂器配合得恰到好處，以致演變成另一種民歌，或許因此不再適合大衆味

口，但却有了他個人的風格。

後期作品則趨於複雜化，著重於音樂意境的表現，樂器的伴奏也非一般的正規演奏法。其後期作品，也許初聽時不能馬上接受，但只要耐著性子多聽它幾遍，一定可以體會出它的意境。

"When the sun goes to bed,……"，僅僅一曲"Lelena"（一種風的名字）就足夠使你迷惑。不只"Lelena"一曲，在前期作品裏如"River Song"、"Three King Fishers"、"Guinevere"，"I Love My Shirt"、"Colours"、"Jennifer Juniper"等，都能唱得你神魂顛倒，而使你詫異地直覺到他具有法術；彷彿從你心中抽出絲綫，爲你那散失的內在縫補。

Open Road（開路）是他後期最偉大的作品。有人評其不入塵俗，爲世間難得幾回聞。在這張以Open Road爲題的唱片裏，風格始終保持一貫，從頭到尾一氣呵成，伴奏奇異精彩，更能與Donovan的歌聲配合得天衣無縫。更值得一提的是他的人生哲理，由描述一個站在十字路口的路人的徬徨心情(Changes)到眞悟(New Year's Resovolution)充分地表達了Donovan 對現世的批判與關懷。"changes / everyone is right / everything is wrong / don't let the changes get you down man/ 'cos everyone is wrong/ everything's all right/ don't let the changes get you uptight"幻術一變，面對鏡子照照自己，既無理想，又無抱負，凡夫俗子一個，糟了！這一照更像自己。凡事都在不斷的改變，但却不要因諸多的改變，反成了你內心的負擔，而使你痛苦，只要本身是完美的或走着正當的方向；趨向完美的境界，就可以超脫突來而不如意的驟變。別人對你的看法究竟能影響你什麽呢？何必成天投鼠忌器，因他人對自己無謂的評價而徒然增加你的煩惱。"so i say/do what you never done before/ for fear of losing face/ you have nothing to defend now / in your state of grace/ so get on your bike and do what you like"。

Cosmic Wheels 是Donovan 1973年的作品。由整張唱片，我們不難看出這是一位詩人正在奮力超越的一個明確的階段。"The Intergalatic Laxative"（曲名）是scatalogical默想的片斷，在一高雅、優美的drowing-room民俗形式裏，似非而是的唱法；能自一塗滿所謂 Brendan Behan 的房間內得到靈感與啓示。"Wild Witch Lady"（曲名）描寫一位女孩，由於過份純樸而被誤認爲歌誦 Linda（Donovan的愛妻）。但在絕對自信的鎮定下，Donovan 奉獻了兩首可愛而富浪漫情調且閃爍發遠的柔美歌曲；"Sleep" 與"Maxia Magenta"。而在"Appearance"及 The Music Maher"兩首曲子中有著銳利而有趣的一些社會性評擊。整張唱片的演奏，Donovan 的吉他平逸而具魔力，而管絃樂曲中，尤以第一提琴手 Pat Halling與低音薩克斯風手Jim Horn ，更爲壯麗出衆。

Donovan：「目前我已擁有屬於自己的東西，這正如Bob Dylan 的歌，只是一間小屋，愛妻與孩子，我感到自己逐漸堅強起來。」

The Incredible String Band

當你發現鏡中的你是何人
—— 這個圈子是永遠打不破的



Breathing, all creatures are
Brighter then than brightest star
You are by far
You come right inside of me.
Close as you can be
You kiss my blood
And my blood kiss me

在 Pentangle 的滋潤下，這個令人迷戀的團體，不僅爲自己闢出了一條與衆不同的民歌形式，更爲音樂界寫下了嬌媚而又誠樸的一頁。那柔美無邪的旋律，沉啞而又純樸的意境，嬌弱敏感的和聲，爲音樂打開了另一個美的境界。

他們就像一群馴獸師，以其迷人而獨特的曲調及雅麗巧妙的絃樂，平抑人類的獸慾，抒發其內在深處的純情。每一首歌就如同一首世界上最美麗的詩，由大自然的芬芳進入無法觸摸的心靈，帶著我們走進另一溫柔而迎迓的幻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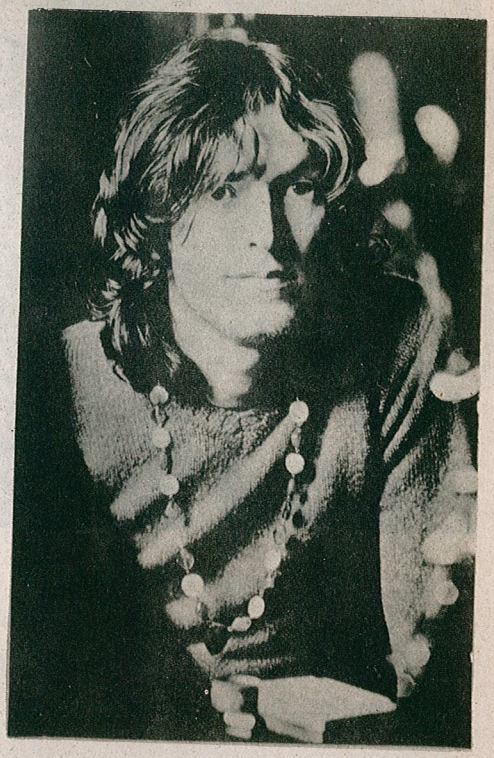
組成這個樂團的四位男女就如他們的樂曲那般甜美，Robin Williamson 與 Mike Heron 是兩位薩克遜的潘安，Licorice 與 Rose 儼如獅心王時代的美人。四人融成一體，組合爲一同心導向不可定義的境地。這妙絃樂團所用的樂器包羅萬象：mandolin, sitar, gimbri, violin, oud, flute, tambura, whistle, piano, guitar, kazoo, washboard 及 Irish harp 等等，配合他們的歌聲，做各種組合演奏，精彩異常。

他們那帶有英國民歌傳統形式的抒情詩（雖帶有幾許的搖滾，但無論在樂器的演奏技巧、樂句、音程總近似 British Folk Song），像茉莉一般清香，羞赧地道出他們猶如處女秘密的心境，隨著絲絃的震顫，唱出了山泉的嘆息；曠野的微笑；鄉土的呼喚。他們的主題包括有鼬鼠、黃蛇、懶豬、蠕虫、石子、水聲、空間、死亡，舊戀以及稍縱即逝的時光。詩詞中凝想來世的文字，簡雅優美，足以與拜倫相匹。只要把整個心融進他們的音樂，你不難意會到他們的歌誠如一艘裝載衆生的巨輪，携著你，向遠古的形象航行，到達一個永恒的島嶼，經由既存的大海駛向夏夜的星辰。

Stevie Winwood

海之樂 —— 紙太陽

Once the door swings open into space
I'm already waiting in disguise
Or is it just a thron between my eyes
Waiting in our boats to set sai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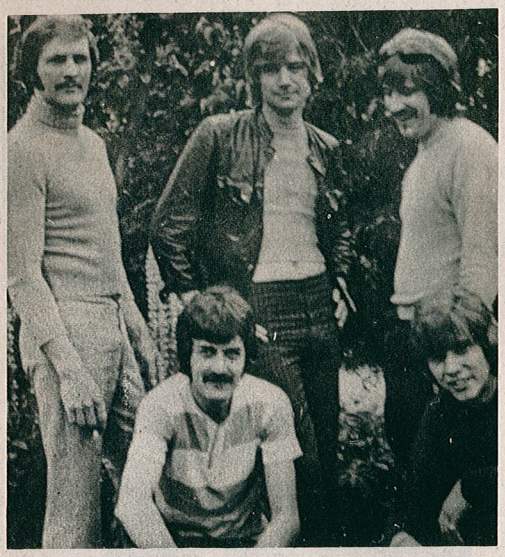
假如你以爲上帝創造人類是敗筆，但無論如何，你決不可拒絕祂在一瀉千里不可遏止的情況下，鑄造出這位絕不妥協的虛弱天使型的年青藝術家來。他雖沒有宗教，沒有信仰，但從他對無端無末的世界之歌頌中，你將懍然發覺自己有何等巨大的滿足。

廿二歲的 Stevie Winwood 有張令你輾轉不眠的俊靈面孔，與他那迴盪耳際的聲音配合得十分調和。他的聲音除了有Donovan 的柔美以及Neil Young 的淒愴與寂寞外，且隱蓄有黑人歌喉的內涵，我以爲他是白人歌手中唯一能如此者。在年齡上，他雖與我們相近，惟其能不斷的追尋、探索，除了能全心奉獻於自己的團體，更能超越自我，溝通和諧，摒除肥水不落外人田的拘執，而誠與 Joe Cocker, Ginger Baker, Eric Clapton 等人因相互傾慕而陸續合作，在他的襯托下，爲搖滾界培育了不少英才。

玩得一手好 Organ 的他，數年來，輾轉於 Spencer Davis Group，命運多舛但叫人懷念的 Blind Faith，魔力鼓手 Ginger Baker 的 Air Force，以至 Traffic，樸樸風塵，如今他已是位偉大的作曲家兼歌手。

The Moody Blues

生命之燭 —— 奧



so love everybody
and make them your friends

頗深的哲理，單一的主題，交響樂式的演奏是這個樂團的特徵。拯救這即將敗壞的世界，爲紛惱的世界帶來平和的瞭解是他們的抱負。通過他們的樂曲，我們察覺生命的憂愴與掙扎正在無休止地進行，體認到外在歡樂的虛幻。他們不逃避現實，更不爲現實找任何遁詞，惟永冷且無助地注視它。

每張 The Moody Blues 的唱片，就像一篇社會學論文，說得誇張點，彷彿救世經典。尋找失去的自我 (In Search of The Lost Chord)，對下一代的關懷 (To Our Children's Children's Children)，人類內在的平衡 (A Question of Balance)，戰爭思想的批判 (Seventh Sojourn) 醒世的哲言 (Every Good Boy Deserves Favor)，人性的解析 (On The Threshold of A Dream)。

當你在啃麵包時，你是否發現到，點點的麵包屑在日光燈照射下拉長了它的影子，陰影長過它本體的幾倍。人們苦心追求的聲望、名譽及他人對自己無謂的看法，又何異於那"長於形體的陰影"？"Sun is still shining, look at the views / Moon is still dining with me and you/ Now that we're out here, open your heart / To the Universe which we're a part."

最使我感到驚奇的是，在In Search of The Lost Chord裏充滿了東方的神秘色彩，除了以 Sitar（印度琴）伴奏外，更將東方文明表現得十分奧秘。正如赫塞的"流浪者之歌"所追求的都是"奧"（"OM"）。而 In Search of The Lost Chord，由第一曲"出發"(Departure) 到結束曲「奧」（"OM"），其中所表達的意境與"流浪者之歌"有異曲同工之妙，我想兩者大概不無關係。尙且該張唱片的第三頁（指英國 Dream 版）如此寫著：

Between the eyes and ears there lie
The sound of colours
And the light of a sigh
With thoughts of within
To exclude without
The ghost of a chord
Will expel all doubt
And to name this chord
Ts important to some
So they give it a word
And the word is "OM"

Ravi Shankar

音樂的使徒



The music I represent is strictly classical music.

將印度的古典音樂介紹到西方的使命，George Harrison 的老師 Ravi Shankar 幾乎是唯一承受這項任務的音樂家。如今，他是印度音樂最有力的傳播者，同時也是印度音樂的代言人。

打從他以獨奏方式踏入西方社會，立即從所謂音樂世界的四大種類— Pop, Folk, Jazz, Classical 中，擁有廣大的崇拜者，他的天賦對一個不平凡人甚或偉大的音樂家而言，依然是令人不可思議。多年的磨礪，Ravi Shankar 已是第一流的正統音樂家，可是他絕不中止致力於浩瀚無涯，追尋生命神秘和宇宙哲學的印度音樂，以及和諧於西方音樂文化的可能關係，雖一度因覺得東西精神不能調和而自殺未遂，然經過七年的面壁思索，再次於歐洲與美國露面，終達成其平生大志，使祖國的傳統藝術受到大力的宣揚。

在音樂創作中，他從未停止印度的精神和眞實人性結合上所作的努力，尤其最近十五年來，他積極的潛心於此項結合的種種，先是成爲教師，並和一些機構如：

The Kinnara School of Music and Dance (Bombay),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The City College (New York) 及 The California Institute of Arts (Los Angeles) 保持密切的連繫，在這些院校裏，他教授印度音樂的學說、理論、歷史等舉凡能幫助了解印度音樂的課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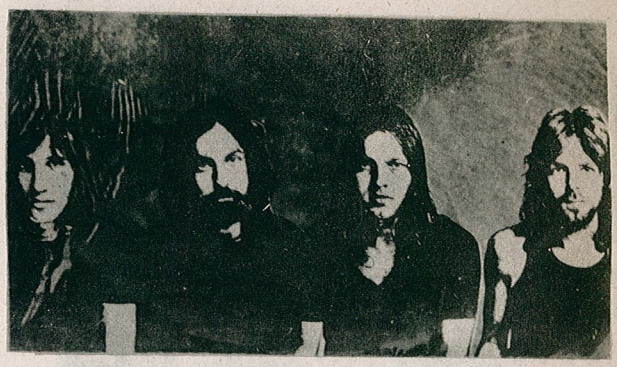
由於長久且廣泛和東西古典音樂結合的結果，以及多次和西方的音樂家合作；創寫影片的總樂譜和穿插有音樂的戲劇（著名的有：Yehudi Menuhin），促使 Shankar 連續利用西方管絃樂團的演奏方法來表現印度古典音樂的嗜好，他將構成西方管絃樂團的最基本樂器加以擴大而分類整理，使其所產生的音質變化能滿足自己的理想，這對於將印度樂轉變成西方管絃樂團固有的創造可能性，有著莫大的助益。

Shankar 強調，Sitar （印度琴）這種樂器起源於印度，能發出多種聲音，由於其有與衆不同的聲音，而逐漸受到西方人士的重視，如今已由多數搖滾樂手使用，尤其當年披頭跑到印度冥想之後，使得 Sitar和印度旋律在歐美熱門音樂界盛行。總希望這由阿密爾・霍斯羅在十四世紀發明的Sitar琴，能讓歷史給予較佳的評價。

"If East has to meet West,
then few musicians have achieved it
with such open joy as Ravi Shankar".

~~~~ Edward Greenfield in The Guardian ~~~~

Pink Floyd
太空中最大的輕便小艇 —— 風之枕



I was in the kitchen
Seamus, that's the dog, was outside
Well, I was in the kitchen
Seamus, my ol'hound, was outside
Well, You know the sun sinks so lonely
My ol'hound dog sat right down and cried

Pink Floyd 是英國空間搖滾(Space-Rock)的開山祖師，經過一連串的異花傳粉，如今，英倫三島與德意志已陸續出現他們的子民，如Hawkwind, Amon Duul II 等。他們的素材盈塞有濃厚的瀰漫性與深淵性，雖然吸收了不少的幻想搖滾(Acid-Rock)，却能一再創新、溶入，集音樂的特性與磁性於控制下的音響，導引幻想的獨白，然後順利地重疊出整體的樂章，超昇藝術境界與精神，以達一種消融、舒放的藝術心聲。

在嚴謹的製作下，他們的音樂除了有現實的體驗，尙有理想的昇華。他們引著你走進一個不尋常的回音世界，教你如何枕風而眠，餓了如何吃貽貝。有時，又將你帶回遠古的叢林，讓你學習傾聽鳥兒的細語以及溪流的呼聲。緊接着，却要你同阿姆斯壯一樣，登上太空，在古鐘的鳴響與吃角子老虎的聲音裏，你過完了假想的月球生活。更妙的，一下子又要你回到現實的生活，水龍頭漏水聲，當你由 W。C。出來後，抽水馬桶的工作聲，太太爲你準備早點；煎蛋、倒咖啡的吵雜聲。

他們的取材固然頗饒趣味，可是只要我們再虛心一點，則可得到一項結論：Pink Floyd 所表現出來的一切，隱喻著超脫塵俗的出世意義，而不像其他團體，儘充滿著前後不能一貫且自相矛盾的入世觀。
~~~~

Cat Stevens

我目睹了新生的明曙

—— 沈寂的陽光



In the school,
I was an artist boy,
I was beat up,
But I was noticed.

Cat Stevens，年青一代的典範，平凡中的不平凡，搖滾界的奇葩。令人感佩，但又令人妬嫉，畢竟上天給了他過人的情感與秉賦，讓他體會了別人所學不到亦了解不到的生活的另一面，因此，他必須承擔別人所不必承擔的悒鬱與憂苦，可是，他却能有歡欣的心境，以稚子之心去看這世界。同時，我以爲這世界若沒有了Cat Stevens這一類人，是多麼死氣沉沉。

對於事物有敏銳感受性的Cat Stevens，繼承有希臘與瑞典的異國血統，現年25歲，在一英國中等家庭裏成長，一向體弱，曾一度罹患肺疾。（註：得病之前，他曾出過幾張小唱片"I love my dog"，"Here comes my baby"，" The first cut is the deepest"，"Matthew & Son"以及New Master"，雖使他名利雙收，但却皆非出自本身的意願，畢竟那只是些爲塡塞大衆味口而寫的流行曲。）病中他消沉、失意、檢討自己、肯定自己、策劃將來，深切地體認到平實與明晰的眞諦，於是完全改變了作風，由Mona Bone Jakon 到1973年的Foreigner平步青雲，而爲他在樂壇上獲得了一席之位。

一位令人崇敬的藝術家，莫過於對自己的抉擇忠誠，勇敢而腳踏實地去履行，至於現實價值則置之度外，Cat Stevens爲了使自己更像自己，在第一張專輯Mona Bone Jakon裏，以那恐怖的acoustic guitar，欲吐哀懷的歌聲，歪曲的音節重音，鬆冷的押韻，粗淺的文字，活潑生動的加力騷調，實現了他的理想與自我的承諾—— 平實、明晰。第二張專輯Tea For The Tillerman，神工鬼斧之作，是他最好的一張專輯，坦然的心境所經驗的片影，成熟栩生的加力騷調，隨著歌詞詩情的鬱勃，音節頓挫蕩逸，軒昂軼倫。

一位好的作曲家兼歌手，總會不斷尋求新的表達方法，將人類的喜、怒、哀、樂赤裸裸地表現出來，而在瞬息間引起聽者的共鳴。Cat Stevens在Teaser & The Firecat與Catch Bull At Four；除繼續保存自己的風格外，又另創一種與衆不同而能震撼聽者靈魂的旋律（頗以拉丁調），證實了他對旋律的創造能力。從此他的歌被喻爲藝術歌曲，而與Tim Buckley齊名。

進取、拔距、匠心獨具，Foreigner是Cat Stevens本年度的新嘗試、新面孔。通常短歌比長歌來得容易表現得好，，而那整面一曲的Foreigner Suite；乃Cat Stevens超越自生自滅的最大貢獻。由於曲調的變化儼若海水的波浪起伏並時有自我本身的遮斷，同時歌詞鑽進愛恨的糾纏，因此或許初聽之時，你會感覺到歌詞與曲調似乎"全錯"了。事實上，Cat Stevens並沒有廢棄曲調本身，而是在曲調的乳糜處下了功夫，另外再給與旋律一種新的活力，歌詞的重心則趨撲朔迷離，隨著羅曼蒂克成分的增濃，旋律則轉爲淡弱，Cat Stevens召喚純眞情感之抒發雖無改變，然唱法却相似於Jethro Tull之概念唱片"Thick As A Brick"。

披心拔萃，一日千里，僅僅這五張專集就足以證明Cat Stevens是位藝術家、作曲家、哲學家、詩人、畫家（唱片封套大都由自己設計）……，最了起的旋律創造者。

Fairport Convention

假日的尾聲 —— 驗屍



The Lord is in this place ....
How dreadful is this place.

以各種絃樂器適當的配合以奏出扣人心弦的悅耳聲響，在今日搖滾界裏已是司空見慣，這種妙絃的使用雖無形式之分，却有好壞的尺度。在不斷的凌越，尋求創意性的特殊風格，Fairport Convention已成爲今日英倫三島最受重視的四個妙絃樂團之一。（另外三個樂團是 Incredible String Band, Strawbs 及 Steeleye Spa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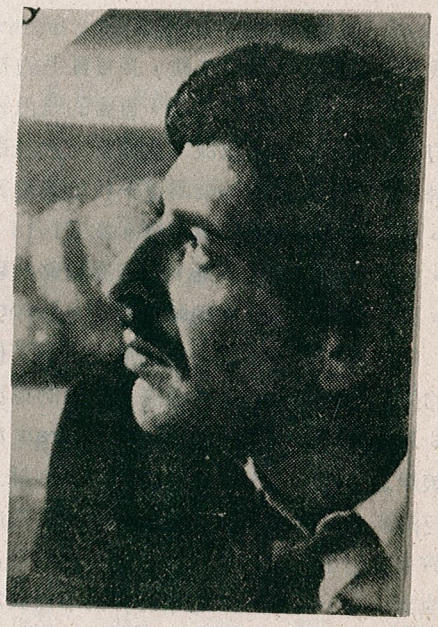
這個團體吸收了不少頗富才氣的年青男女爲其團員，並時有新手加入，至少 Richard Thompson, Ian Matthews, Sandy Denny, Simon Nicol, Ashley S. Htcohings, Martin Lamble, Alexandra Elene Maclean, Ralph McTell. 等人都是這個團體忠耿的支臂，大家不分彼已，合鑄一爐，齊奏起夢幻般的覆誦式絃樂，引吭而歌。一個有內容的團體，在瞧不見的另一面總隱藏不少叫人難以思臆的形而上學，Fairport Convention從成立以來，在風格與形式方面有著諸多的變化，隨著時空的不同，而他們的作品與巧妙亦有明顯的變異，從民歌到搖滾，不斷的易遷，如今已導出自己一條風雅、怡情的民歌搖滾型式。

在這樂團的早期，Richard Thompson 的吉他已被認爲具有相當的影響力，坦率而完美的演奏，漫佈於整個空間—— 雖然，有時必須對吉他本身有所關注，這是因爲偶而會有斷續、結巴、不靈光的打擊聲出現，以及沒有錯誤的 Townshend 式的鳴琴聲的出現；然而 Thompson去嘗試做爲一個吉他手，却毫無瑕疵，加以Sandy Denny 特殊的鋼琴回聲，Simon Nicol音質柔美的和聲以及這團體頗具才華的作曲家Ian Matthews 的歌聲，產生了一種複雜、智慧，有時頗沉悶的歌謠，而古老英國民歌的兩面性依然存在。他們的樂曲總充滿著高漲的情感，甚至凌駕於卓越配音的壯盛波瀾，但是這一切演奏、和聲過程確是忙碌而認眞的，沒有絲毫的雜亂、苟且。尤其他們對事物的主題有哪種奇異、旋妙、模糊的敍述方式。而旋律中總帶著些微的憂鬱、淒愴、同情與宿命，實不失吟遊詩人的浪漫情操。

靜坐下來，細心聆聽Fairport Convention 的作品，你將有一種滿足；一大早起床，第一件事，讀完了許多Kahilil Gibran 的作品。

Leonard Cohen

電線上的鳥兒 —— 一群寂莫的英雄



like a bird on the wire

like a drug help me lie higher
I have tried in my way to be free
like a worm on a hook
like a night from an old fashioned book
I have saved all my rivers all in vain

帶有猶太血統的 Leonard Cohen生長於加拿大的蒙特利爾，詩人、小說家、歌手兼作曲家。早年以其在文學上的狂飆叱咤而馳名遐邇，如今他已被喻爲：英語系國家中最富靈思的一位作曲家。

這人頗怪，從外表；你認爲他該是"如何如何"，然他表現出來的一切却總非你所謂的"如何如何"。他的歌帶有多種深奧的意境，它使你想到晚上，粗礪裸牆上的一幅剝裂偶像，更會使你在閃眼間見著許多男女木然橫躺於粗糙的石床——"愛是兩性細胞外的行爲"。有時，他的歌酷似一把貪婪的利劍；疾速地劃破了你所沉醉的傳統，既而否定你是高度文明的產物。

他雖常使自己的情緒浪漫化，但無論如何，Cohen的心却堅如鄉下老翁——心平如水。他的歌紮實，具說服力，富吸引力，雖非大衆味口却能老少咸宜，這一切則貴在其能由優閒的領域裏，攫取空曠及神怡的要素。Cohen 那多愁善感的抒情詩，反映出他有雙超人的巨腿，跑得遠，躍得高，更能跳進人們的內心。而其旋律儼若一頭夢貓，在聽者的心窩裏婉婉傾訴著牠的隱憂。

假如你一定要知道 Cohen 的歌是什麼？那末；我的回答是：一種醒覺，一種處女無邪之故土的回味。

結　語

「我們不從外表來看搖滾樂，長髮亂毛的打扮，雷霆喧鬧的音響，一點也唬不住人，重要的是內容，優勝劣敗，自然淘汰。感傷、放浪、宿命而又大無畏，就是搖滾精神。我們從搖滾精神來看這一代的搖滾樂。……。我們拿精神來界定搖滾樂。拿 Elvis Presley 做例子，他是早期的搖滾英雄，却沒有資格沾現代搖滾手的光，因爲他已喪失那種精神與機能。Leonard Cohen 的音樂一點也不能稱爲搖滾，可是我們從他的歌曲他的生涯中，却體會出那種隨風飄蕩的搖滾精神來。Kris kristofferson 如是，Donovan 如是。這一代搖滾樂之可貴，是五花八門的個人風格林立，自己創造自己的新聲，將傳統的浪漫精神融和現代的深切感受，一齊表現出來，以搖滾精神力爭一個"較高印象"的音樂世界。……。無聽衆的音樂不成其爲音樂。音樂只有好壞之分，沒有形式之分，聰明的人自有選擇的能力，請在"消遣"之餘，也將搖滾樂看成一門"學問"，或是一種"藝術"。因爲它已成爲一種"氣候"，遲早也會變成一種"習慣"，有內容的人聽搖滾樂會堅強起來，至於其他的所有人，一個較高的印象才像自己，勉之。」

這是張照堂先生對現代搖滾所下的最佳註腳和寄望。

限於篇幅，不能再爲各位介紹下去，最後，列出一些我認爲不錯的搖滾歌手與樂團，作爲同學們的參考，不論這些歌手與樂團，同學們是否同意，是否接觸過，我仍願在此重申熱忱。

歌手部分：

Bob Dylan/ Donovan(Leitch)/
Leonard Cohen/ Neil Young/
Rod Stewart/ Elton John/
(Harry) Nilsson/ Tom Paxton/
Eric Clapton/ Van Morrison/
Cat Stevens/ Johnny Winter/
Edgar Winter/ Kris Kristofferson/
Tim Buckley/ Leon Russell/
Fred Neil/ Lou Reed/
Arlo Guthrie/ David Bowie/
Gordon Lightfoot/ John Stewart/
George Harrison/ Tom Rush/
Paul Simon/ Sam Signaoff/
Randy Newman/ John Prine/
Al kooper/ Billy Edd Wheeler/
Mason Williams/ Stephen Stills/
Jesse Winchester/ Tony Joe White/
James Tayor/ Joe Cocker/
Tiny Tim/ Joe MeDonald/

樂團部分：

Pink Floyd/ The Band/
Steppenwolf/ Yes/ Jethro Tull/
Mothers of Invention/ Strawbs/
Steeleye Span/ The Kinks/
The Stooges/ Rolling Stones/
Mott The Hoople/ Traffic/ Blind Faith/
Fairport Convention/ James Gang/
The Who/ Hawkwind/
Emerson Lake & Palmer/
The Moody Blues/ The Grateful Dead/
Incredible String Band/ Mountain/
Amon Duul II,/ Pentangle/
Steve Miller Band/ Led Zeppelin/
Jefferson Airplane/ Van Dyke Parks/